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
WORLD CLASSICS

前夜·罗亭

(俄)屠格涅夫

上海译文出版社
上海

前夜 罗亭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冯国超 主编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633 字数:35100千字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

ISBN7-5312-1364-8/I·320

定价:9800元(全138卷)

前 夜

[俄]屠格涅夫
陈 衡 译



前 言

屠格涅夫(1818~1883)是俄国著名作家。1818年11月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。屠格涅夫从小目睹母亲专横任性,虐待农奴,于是就对农奴制产生厌恶,后来他立下“汉尼拔誓言”,表示同农奴制斗争到底。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,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学习语文,1837年毕业。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、历史和希腊、拉丁文。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·斯坦凯维奇多有来往。回国后在内务部工作两年。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,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开始交往,在西欧派思想影响下开展文学活动。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莫逆之交,受后者熏陶,坚定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,加快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。1847年初出国旅行,同在萨尔斯堡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度夏,《猎人笔记》中的几篇特写,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。1848年2月屠格涅夫奔赴巴黎,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。1850年回国。沙皇政府由于他从1847年以来在《现代人》杂志上陆续刊出的《猎人笔记》的反农奴制倾向,在1852年借口他违反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的禁令,把他拘留一个月,并遣回原籍,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,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软禁了一年半。然而,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《木木》,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。



前 夜

屠格涅夫与《现代人》共合作了13年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《现代人》联系最密切的阶段。此后，在农奴制改革前夕，他渐渐同《现代人》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产生分歧。他持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，并同情人民的苦难，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并不欣赏革命。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分水岭，与此同时他同《现代人》公开决裂。1862年底，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（所谓“32人案件”），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，被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。这期间，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，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兵士，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谴责。

自1863年起，屠格涅夫同波里娜·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—巴登。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歌唱家，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，开始同屠格涅夫结交，此后成为终生密友。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，她给他的创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迹。1871年普法战争后，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，直到逝世。在巴黎，他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、埃·龚古尔、左拉、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，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，为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。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。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。1882年初患脊椎痛，1883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。遵照他生前遗嘱，遗体运回祖国，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。

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（诗剧《斯杰诺》，1834）。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《巴拉莎》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，别林斯基十分赞许。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安德烈·柯洛索夫》。此后的叙事诗《地主》（1846）和中篇小说《彼土什科夫》（1848），则使人明



显地体现出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。而特写集《猎人笔记》(1847~1852)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。

《猎人笔记》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，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。加里宁评论说，屠格涅夫在本书里“把农奴表现为像所有的人一样配享人权的人”。谢德林则认为，这本书“……对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为对象的整个文学来说是开风气之先。”

把握时代的脉搏，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，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点。50至60年代初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，这时俄国解放运动正从贵族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，他的焦点主要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。50年代初他写的一些中篇小说，如《多余人日记》(1850)和《雅科夫·帕辛科夫》(1855)，曾描写过“多余的人”的形象，18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罗亭》更为这类“多余的人”塑造了著名的典型。

在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之后，屠格涅夫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。长篇小说《前夜》(1860)正是描写农奴制改革的“前夜”。女主人公叶莲娜是当时俄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和争取自由、争取解放的渴望的象征。她所热恋着的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，是一个澎湃着民族解放激情、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，性格坚定，目标明确，是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典型代表，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“新人”、自觉的英雄人物。这个形象标志着50年代末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，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下降到平民知识分子。杜勃罗留波夫在《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?》一文中，充分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功，同时指出需要有同内部的“土耳其人”作斗争的、俄国自己的英沙罗夫，并预言“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



前 夜

的”，也就是说，俄国将发生革命。屠格涅夫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激进的结论。他同《现代人》早有分歧，现在它不听他的劝阻而发表了这篇论文，直接导致了双方的决裂。屠格涅夫接着写作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（1862），在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“新人”。小说中“子”与“父”的矛盾，其实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。子辈的代表、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坚强、沉着、自信笃行，专心科学实验。他不仅不承认艺术、诗歌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“公认的法则”，即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。他被视为虚无主义者，屠格涅夫说这就是“革命者”的作风。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是“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”，的评价。因此，《父与子》的艺术特色和《罗亭》、《贵族之家》不同，很少抒情气息和风景描写。

在农奴制改革后，沙皇政府尤为反动，正在这时屠格涅夫的思想发生危机，创作转入低潮。他对社会斗争感到厌倦，企图躲进艺术和美的世界。1864年和1865年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幻影》和《够了》就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。

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《散文诗》（1878~1882）。

其中有的饱含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（如《门槛》、《俄罗斯语言》），有的则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（如《斯芬克斯》、《无巢》、《蔷薇曾经多么娇美……》）。

屠格涅夫曾说过：“……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，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。”他忠于自己这个现实主义原则，有时甚至能超越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。他的全部创作几乎可看成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。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，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。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，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



一八五三年夏，一个酷热的日子，在离孔采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，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树荫下，有两位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。其中一位，看来约莫二十多岁，身材瘦长，面色微黑，高额，鼻子尖而略钩，厚嘴唇上浮着矜持的微笑，正仰身躺着，灰色小眼睛半睁半闭沉思地凝望着上方；另一位，则俯身趴着，长着蜷曲的浅黄头发的脑袋托在两只手上，也正向着远处凝望。比起他的同伴来，他其实年长几岁——可是，看上去却显得很年轻；他的胡须才不过刚刚苗出，颌下仅有些许蜷曲的软毛。那圆圆的、红润的小脸，那温柔的褐色眼睛，那美丽地突出的唇边和白白的小手，全有着一一种孩子似的动人的优美。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着健康的愉快和幸福，洋溢着自爱自溺、无忧无虑的青春快乐和青春的魅力。他偏着脑袋，转动着眼珠，微笑着，好象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就故意撒娇似的。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上衣，几乎象一件罩袍；他的纤细的颈项上绕着一条蓝色的围巾，身旁的草地上则扔着一顶揉皱的草帽。

跟他一比，他的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；看着他那呆板的身体，谁也想不到他也正自享受着自己的生活，感觉着幸福。他笨拙地躺着；上阔下削的大脑袋被拙笨地安置在细长的脖子上；就是他的紧裹在太短的黑上衣里的身体、他的手、他的翘在膝盖上的蚱蜢似的长腿，所有的姿态无一不显着拙笨。虽然如此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；在他整个朴拙的身体上处处都



前 夜

显示着“可敬”的迹印，而他的面孔，虽然不是很美，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，但却表现着善良的天性和深思的习惯。他的名字叫安德烈·彼得洛维奇·勃尔森涅夫；而他的同伴，那位浅黄头发的青年，则叫作巴维尔·雅可夫列维奇·舒宾。

“你干么不趴着呢，象我这样？”舒宾说。“这样可好多啦。尤其是当你把脚这么跷起来，再把脚跟并拢的时候——象这么的，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；要是老看着风景觉得无聊，也可以看看在草叶上不慌不忙地爬着的肥大的甲虫，或者看一只忙忙碌碌地奔波的蚂蚁。真的——这样可好多啦。可你瞧你，却摆出了那么个拟古的架势，活象个芭蕾舞里的舞娘，一个劲儿靠着纸糊的岩壁。你可得记住：第三名毕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……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啦！请不用那么紧张，请休息吧，老兄；请舒展舒展你那疲倦的肢体吧！”

舒宾像一个娇养惯了的孩子那样用一种半慵懒、半玩笑的声音，从鼻孔里哼出了他的整个演说来，而等回答，就又继续说道：“蚂蚁诸君、甲虫诸君以及其它尊敬的昆虫诸君它们那一份惊人的严肃劲儿，挺叫我奇怪：它们那么俨乎其然地跑来跑去，好象它们的生命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！我的天！怎么着，人为万物之灵，至高的存在者，可是，你虽然对它们瞪眼，它们却根本不睬你；你瞧，小小的蚊子竟敢跑到万物之灵的鼻尖儿上来，把万物之灵当什么啦？当成面包享用啦？！这真是绝大的侮辱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它们的生命又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呢？我们要是可以俨乎其然，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俨乎其然呢？喏，哲学家，这儿，请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！——你怎么沉默不语呀？呃？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勃尔森涅夫怔了一怔，说。

“什么！”舒宾重复道。“你的朋友把自己最深奥的思想展现在你的面前，可是你居然充耳不闻。”



“我在欣赏风景呢。瞧，阳光底下的田野，是多么色彩艳丽啊！”（勃尔森涅夫说话有点儿大舌头。）

“那只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，”舒宾回答说。“一句话，那是大自然！”

勃尔森涅夫摇了摇头。

“对于大自然，你该比我更爱发感触才对。那是你的本行：你是艺术家呢。”

“噢，老兄，对不起；这可不是我的本行，”舒宾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回答到。“我是个屠夫，老兄；肉才是我的本行——我塑着肩呀，手臂呀，大腿呀，总之是一切肉，可是，在这儿，却没有个完整的东西，没有形态，乱七八糟的……你试试看，能捕捉到什么呀？”

“可是，要知道，美在这里也是存在的，”勃尔森涅夫说。“啊，说起来，你那个浮雕完成了么？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《儿童与山羊》。”

“去它的！去它的！去它的吧！”舒宾叫起来唱歌似地，“我看一看前人的名作，看一看古董，看一看真货色，就不由得把我那一块废料给摔得粉碎啦。你给我指出自然，还说什么‘美在这里也是存在的’。当然啊，无论什么里面，全有美，哪怕是您的鼻子，也有美——可是，你总不能把各种各样的美都追求遍吧？古人——他们就不刻意追求美；可是美却不知从哪儿来——也许是从天上吧——自然而然地掉到他们的作品里来啦。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；可我们的渔网就不能撒得这样大：因为我们的手太短啦。我们只能干瞪着眼在一个小池子里垂钓。要是碰上一个上钩呢，那可是托天之福！要是碰不上……”

舒宾于是把舌头一伸。



前 夜

“得啦，得啦，”勃尔森涅夫说，“你的这些议论全是似是而非的。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，虽然可以随时随地遇到它，但你却不爱它，那么，美自然也不会来你的艺术里。如果美的风景、美的音乐，一切美的东西全不能感动你的灵魂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没有共鸣……”

“哈，你呀，好一个共鸣家！”舒宾打断了他的话，并得意地大笑起来，因为他自己又新造了一个词，可是，勃尔森涅夫却又坠入了沉思。“老兄，不对，”舒宾继续说道，“你是个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毕业生、聪明人、哲学家，跟你争论可困难哩。尤其象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；可是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：除了我的艺术以外，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……特别是在少女身上；就是这，也还是近来的事呢……”

他翻过身来，扣紧了两手，枕在头下。几分钟沉默地过去了。酷热的午昼的静寂，仍然重压着燃烧、沉倦的大地。

“啊，说到女人，”舒宾又开始道，“那个斯塔霍夫为什么就没有入管管呢？你在莫斯科见过他么？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老家伙整天呆在他那奥古斯汀娜·赫利斯奇安诺芙娜家里，无聊得要死，可是还是要那样做，简直昏了头。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笨透啦！……那样子真叫人作呕。你想想吧，上帝把怎样的一个家庭赐给了这入；可是，不，他还非找个奥古斯汀娜·赫利斯奇安诺芙娜不可！她那副尊容，活像一只鸭子，我真没见过比这更讨厌的东西了。不过，前天，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，丹唐式的。倒很不错。待一会儿我给你瞧瞧。”

“叶琳娜·尼古拉耶芙娜的胸像呢？”勃尔森涅夫问道，“有进展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老兄，搞不下去啦。就是那脸庞儿，叫我一



点办法也没有。你一眼望过去，她脸上的那些线条全是那么严肃、纯洁、端正；想着，弄象总不难吧。可是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……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样来听人说话的？开始时脸上一丝神色也不动，可是那双眼睛的表情却在不断变化，而整个面孔，也跟着变化。一个雕塑家，尤其象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，对于那样的脸，能怎么办呢？她真是个奇怪的人……不可思议的人，”沉默一会儿以后，他又补充说。

“是的，她真是不可思议的姑娘，”勃尔森涅夫也同样说。

“可她竟是尼古拉·阿尔吉米耶维奇·斯塔霍夫的女儿！真不知是从血统说起呢，还是从族系说起？有趣的是，她正是他的女儿，她象他，也象她母亲安娜·华西里耶芙娜。说心里话，我从心坎儿里尊敬安娜·华西里耶芙娜的，她是我的恩人；可是，她简直就像一只母鸡。叶琳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的呢？是哪个人把她那心灵的火把点燃了的呢？嗯，哲学家，又给你提出了个问题！”

可是这时的“哲学家”却仍一言不发，和先前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勃尔森涅夫是决不会失言的，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说得流畅、很拙讷，加上不必要的手势；尤其在此刻，他更感觉着一种奇特的平静附着到了他的灵魂上来了，像倦怠，也象忧愁。在城里，他每天用功好几小时，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，是新近才搬到城外来的。温和和清洁的空气，闲适的生活，达到了目的地的感觉，友人的奇特的、无拘无束的畅谈，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情影，所有这些印象，不同而又好象相同，一种总的情绪在他心里渐渐融成了，既使他兴奋，又使他安慰，而最终，这一切却使他感觉着疲倦……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富于神经质的年轻人。

菩提树下，清凉而又寂静；当蝇和蜂飞到荫下时，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分外温柔；绿油油的青草，不杂一点金黄，鲜



前 夜

洁可爱，全无波动，一望平铺着；修长的花茎兀立着，毫不动颤，似乎已经入了迷梦；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小束黄花，好象已经死去也静止着。每一呼吸，芳香便沁入了肺腑，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。凝望远方，从河边一直到地平线上，一切都是灿烂辉煌；不时有微风掠过，吹皱了平野，吹拂了明亮；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。鸟声寂然：要知道在酷热的正午，鸟向来是不歌唱的；但纺织机却是个例外，你听，它的唧唧声正鸣遍四野呢！听着这热烈的鸣奏声，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着十分的愉悦：它勾引着深幻的梦想，同时，又使人们沉倦欲睡。

“你注意到了吗？”勃尔森涅夫用手势辅助着说，“自然在我们心里唤起多么奇妙的感情啊！在自然里，一切都是那么明确，那么完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切都是那么令自己满足；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也赞美这一点，可是，同时，在我们这儿，至少在我，它也往往引起一种不安，一种惶惑，甚至忧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在自然面前，特别是在和自然相对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明白地感到自己的不明确、自己的不完全呢？或者是，我们没有自然所有的那种满足，而另一方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自然却正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呢？”

“嗯，我告诉你吧，”舒宾回答说，“安德烈·彼得洛维奇，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。你所描写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孤独的人特有的，这种人并不是在真正地生活，他只是在出神地观望着。观望有什么意思呢？生活吧，生活起来，那才是最好的！任你怎样叩着自然的门，它总不会用清楚的言语回答你，因为对人来讲它是个哑巴。好象竖琴的弦，它只会发出一个音响或者一声呻吟，可是，别想它会唱出一支歌。惟有一颗活着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，才会给你真的回答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所以，我劝你还是给自己找个喜欢的人吧，那么，你的所有的苦恼，所有的忧愁，马上都会烟消云散啦。我们‘需



要'什么?我们就'需要'这个。你可知道,所有惶惑,忧郁,都不过是一种饥饿,一种精神饥饿。给你的肚皮装进真正的食物去,那么所有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。我的老兄,放胆生活,追求幸福,这就成啦。再说,'自然'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?它有什么用处呢?你听听:爱情……多么有力、多么热烈的字眼儿!自然……这可多么冷酷、多么学究气呢!那么,来吧,"舒宾开始唱了起来"“万岁呀,玛丽亚·彼得罗芙娜,"哦,不,"他又说,"不是玛丽亚·彼得罗芙娜,可是,什么全是一样!我的一切你都会了解的。”

勃尔森涅夫用手支着下巴颏抬起身来。

“你有什么可以嘲笑的?”他说,但并不望他的同伴,“为什么要嘲笑人呢?不错,你说得对: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,是种伟大的感情……可是,你应该说明究竟是哪一种爱情呢?”

舒宾也抬起身来。“哪一种爱情?你认为哪种就是哪种吧,只要有。我老实跟你说吧,照我看,这世上根本就只有一种爱情。如果你爱……”

“就得一心一意地爱,”勃尔森涅夫插嘴说。

“当然,这是自不待言的;心,可不是苹果:它是不能分割的。如果你爱,那你就该全心全意地去爱。我可也没有嘲笑人的意思。就说现在,我心里可真有一份柔情,柔得简直要化啦……我只想解释一下,对我们来说自然究竟为什么有你所说的那种影响。那就是因为它唤起了我们对爱情的欲望,可又得不到满足。自然把我们轻轻地向别的活人的怀抱里推,可是,我们由于不了解它,却只能向它去寄托我们的要求。啊,安德烈,安德烈瞧这天空,这阳光,该多美呀,所有的一切,我们周围的这一切,多美呀,你还忧愁什么;此刻,如果你手里牵着你心爱的女人的手,如果那整个女人像那只手一样全都属于你,如果你用她的眼睛来看,不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看,用她的心情来感受,不是用自己的



前 夜

孤寂的心情去感受——那么，安德烈，自然就不会叫你惶惑，也不会叫你忧郁，而也就不会用你来观察自然的美；自然它自己就会歌唱起来，欢乐起来的；它自己就会来应和你的歌声，因为，在那时节，你自己就会给那哑口的自然赋予生花的舌头啦！”

舒宾一跃而起，来来回回地走了两次，可是勃尔森涅夫却垂着头，一抹淡淡的红晕从脸上现出。

“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话，”他说；“自然可并不往往把我们导向……爱情。同时自然也威胁着我们；它使我们想起那种可怕的不可解的神秘。它难道不是要最终吞掉我们，从古以来就一直要把我们吞掉的么？在自然里，有生，也有死；在自然里，死亡的声音和生活的声音是一样强烈的。”

“在爱情里，一样有生也有死，”舒宾插了一句。

“那么，”勃尔森涅夫继续道，“比方说，当我，站在春天的森林里，站在翠绿的树丛间的时候，当我听到有如传说中的奥白龙仙角的神秘鸣奏的时候，难道那也是……”

“那也不过是你对幸福的渴求，爱情的渴求，如此而已！”舒宾打断了他的话。“那种仙乐，我也知道；在田野里，或者林荫里，在森林深处，当夕阳沉落，黄昏来到，从矮树林后面升起河上的轻雾的时候，我的灵魂也同样感觉着那种说不出的柔情和期待。可是，无论是森林，河流，田野，天空，或每一朵云，每一根草，都不外使我要求着幸福，期待着幸福，在这一切里，我所听见的只是幸福的呼声，感觉到的只是幸福的临近！‘啊，我的上帝呀，光辉而愉快的上帝！’我生平惟一的一首诗就用这样的句子开始；你得承认，这开头的第一句绝对是最伟大的，可是我怎么也续不上第二句了。幸福啊！幸福！只要我们的肢体还能运动，只要我们还在有生之年，只要我们还在走上坡路，而不是在走下坡路！去它的吧！”舒宾怀着突如